

遭劳教迫害 辽宁朝阳徐秀霞控告元凶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芹菜沟村徐秀霞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多次遭绑架、抄家、拘留、关押洗脑班，曾被非法劳教一年，遭受酷刑、强迫劳动等折磨，精神、肉体的双重迫害与打击使徐秀霞已承受到了极限。家中老母悲苦离世。

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，基于江泽民集团对她以及她家人的迫害事实，五十二岁的徐秀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，希望中国更多的民众看清这场迫害给法轮功学员、她们的家庭、以及对全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。

修炼大法 身心巨变

我于一九九六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炼功之前，身体患有多种疾病、胃病、气管炎、风湿病、妇科病等，药吃了许多，却不见好转，再加上争名夺利，使我活的很苦很累，脾气暴躁，也伤害了很多人。自学法轮功以后，知道了重德行善对人身心健康大有好处，与人为善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各种疾病全好了。

法轮功使我身体恢复了健康，还净化了我的心灵。生活中，我以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，做事考虑别人，我不再去争公婆的家产了，并和公婆一直和睦的生活在一起。由于我学大法后的改变，也使我周围很多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美好。

合理上访遭绑架 警察殴打、暴晒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，我被剥夺了一个公民所享有的信仰自由权，无奈只有去北京合理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。在进京路上层层设卡，关关检查盘问，我与几名法轮功学员在重重的阻力下来到了北京，还没等来的及上访，就被北京警察绑架到昌平收容所非法关押，在大墙里遭到警察的殴打，强迫在

烈日下暴晒，使我们多人当场休克。

然后，转到朝阳驻京办事处，八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一个很窄的走廊里，热的使人喘不过气来，晚上只能蜷着身子，面对面靠墙坐着睡觉，警察来回从我们身上迈过，他们吃完的剩饭菜汤给我们吃，从我们身上搜去的钱，却说是吃饭钱。

洗脑班里写血书 警察动用酷刑

一九九九年八月末，我被派出所人接回到龙城分局，酷刑逼供，遭到科长孙旭、黄殿相的殴打，电棍电击，后被投入拘留所，坐在冰凉的大板上，望着禁闭的铁窗铁门，失去了自由，原本十五天期限，结果关押一个月。

后又转到西大营子洗脑班，他们为了逼迫我放弃修大法，强制洗脑。我绝食反迫害，面对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，法轮功学员们为了捍卫信仰无罪，要求上诉见院长，他们不让见、不让上诉，无奈下，我们二十二个学员把手指扎破，用血在一个白褥单上写下了我们的心声：法轮大法好！还我们清白！并签了名字。我们拿着这个单子就往洗脑班外走，刚到门口，就被警察拦截回来，截回后，他们调来了很多男警察开始对我们实施暴刑，不让我们坐着，罚站，我被警察拖着扔到雪地里，头被摔破，然后，他们想对我动用酷刑，在墙上挂了个手铐准备把我吊起来，我被逼的走投无路，生不如死……警察见我被逼到这种地步才罢休。

在这期间，我年近七十岁的老母亲和十二岁的儿子，还有姐姐来看我，警察却不让见，但我在里面听见家人熟悉的声音了，不管母亲与孩子怎么哀求都不行。我只好从厨房排气扇拳头大小的缝隙里，往外看看很久不见的孩子与家人，望着一老一小失望的神情边走边回头，走出了我的视线。因老母从百里之外来，里边关押着让她牵挂的

三个女儿与一个外孙女，当时，我们家四姐妹三个被绑架了，再加上外孙女，对老人的打击可想而知。

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家家团圆的节日，家中就缺少我一人，婆婆怕儿子与孙子想念我，主动做一桌丰盛的午饭，正要吃饭时，孩子不见了，家人到处找，最后在一个没人的桥上，孩子一个人在那里低头不语。因孩子看到叔叔一家人都回来了，只缺少妈妈，什么没说，难过的一个人悄悄走开了，当家人看这揪心的一幕，一桌丰盛的饭菜没人再吃得下，全家人哭成一团。

在西大营子洗脑班一起被非法关押的小妹被非法劳教，先送走了，走时没通知家人，一天，她的婆婆来看她，老人没找到妹妹，从窗户看见我了，偷偷的问我妹妹在哪？我告诉老人妹妹已经被送到沈阳马三家去了，沉重的打击使老人的头都颤抖，瘫靠到墙上泪流满面，因妹妹家还有个刚几岁的孩子没人照顾……

人间地狱——沈阳马三家教养所

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，原龙城分局科长孙旭、黄殿相把公民合理上访诬陷为“扰乱社会治安”这样莫须有的罪名，将我劳教一年，送往沈阳马三家继续迫害。在那里，我被迫做奴役，做服装活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的做奴工，每天做苦工时间长达14—16小时，完不成任务，还要遭到警察或带工（劳教工头）的辱骂，打耳光，罚蹲，罚蹶，电棍电或加期（延长关押日期）等惩处。没有休息日，长期超时劳动给我的身心造成重大伤害，我最严重的胃病犯了，吃饭不吃饭都痛，就这样忍着疼痛也得拿任务，做不好，警察恐吓，电棍电，人瘦的皮包骨。

在这里，不仅要承受强制劳动中的肉体上的折磨，还要承受精神

上承天意 下顺民心 全球起诉江泽民



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等纷纷落马，海内外起诉元凶江泽民的呼声风起云涌。自2015年5月起，已经有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，递交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，敦促中国司法部门对其立案侦查，提起公诉。

是无药可医了，什么活都不能干。

看到二十来岁膀大腰圆的儿子成了废人，我见人就哭……后来万般无奈，我就让儿子每天都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！”就这样，一年后去沈阳检查，有了好转，到现在，儿子没用药，却一切正常了，轻重活都能干了，再也没有犯过病。我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感激大法师父！感激法轮大法！救了我唯一的儿子，救了我，救了我的全家！

苦熬迫害无尽头，老母悲苦离世

我不在家的两年中，家人从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，在我被迫害的那几年，孩子小，只能由年迈的婆婆来照顾，又常常惦念着我，承受多方压力的婆婆衰老了很多。

经历太多创伤的亲人们，上至老人下至子女，她们精神上承受中共的迫害已到了极点，其中我的老母亲因身体不好，也修炼法轮功，迫害初期，姑娘、女婿、外孙女曾六人遭非法关押，五人投入劳教所，各个家已不象个家样了。又在不断传出打死、打伤、打残的消息，

让老人彻夜难眠，精神临近崩溃，度日如年，日夜都在期盼这场迫害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！

后当地警察得知老母也修炼法轮功，就不断骚扰，曾让她恢复健康的大法书籍全部被抢走，看老母年龄太大，才没把人带走。那个地区又只有她一人修炼法轮功，老母亲承受来自社会等多方压力，于二零一一年正月悲苦离世。

结语

十六年来，在江泽民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“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”、“打死白打死”、“打死算自杀”、“不查身源、直接火化”的具体屠杀指令下，多少官员警察沦为流氓恶棍？多少个幸福家庭被迫害的支离破碎、家破人亡？多少个老人因思念被迫害的儿女而望眼欲穿甚至含恨以终？又有多少个年幼的孩童孤苦伶仃泪水涟涟？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。作为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，必须受到正义的审判，彰显天理公道，还公正于人间。◇

上的摧残，强制看污蔑大法的书和电视，不看就用各种刑罚迫害。后来我被调到犯人队里，被安排两个犯人“包夹”，随时跟踪，随时向警察报告，没有自由权利，晚上睡在中间，将两个单人床对在一起，中间是条棱高出床面许多，被硌得很疼，非常痛苦，一睡就是几个月。

这期间儿子给我写信，因太小不会写字，一共写两行字，不知写了多少个妈妈……满是孩子想妈妈的痛苦与期盼。家人来信说老母亲精神崩溃了，经常凌晨两点多钟就上山上坐着，眼睛哭得模糊。是警察把我强行绑架到这里，剥夺了我做母亲、做妻子、做女儿的义务与责任，把我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迫害得如此凄惨的地步，我时刻都想回家，我理解家人的苦。

孩子学坏费尽心 大法归正 孩子获新生

苦熬一年，劳教期到了，可我不放弃信仰，又加期七个月，于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回到家中。我被释放后，龙城分局又来绑架，我被迫流离失所，那时孩子正上中学，青春期的孩子更离不开父母的教育，得不到母爱的孩子在社会上学坏了，逃学一个月，最后只好辍学了。

儿子辍学后，经常泡网吧，几天几夜不回家，到处借钱，家里没人，偷卖家里东西，在外面欠了很多钱，还和社会上的坏孩子去打群架，好好的孩子沦落到了这种地步，给遭受苦难的家庭又雪上加霜。我家离市里有五公里，我经常晚上九点多满城市里的网吧找儿子，真是有苦无处说。

我深知面对这个社会乱象，用人的办法无力改变这个孩子。我只能用我学的“真善忍”法理劝说孩子，告诉孩子做好人的道理，天长日久，一点一点的，儿子变了，不再出去打架斗殴，并亲身在大法中受益，二零零四年，儿子得了严重糜烂性结肠炎，便脓、便血。当地医院说孩子这病没有什么特效的办法。就沈阳、鞍山、各大医院医治，大夫安慰我们只能回家养着，也就